

第一章

寒微少年 · 水师学堂学生 · 新军协统

一、汉阳到北塘：一段崎岖的人生之旅

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一个男婴在汉阳的一户贫寒之家呱呱坠地。人们说这个孩子会是个大人物，因为九月十九日是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的生日。然而，少年时代的黎元洪却饱尝艰辛。

清同治三年（1864年）。

地处华中腹地的重镇武汉虽然因太平军的失势渐渐远离了战

火，但仍是残垣遍地，满目疮痍。清军和太平军曾在这里进行过几次激烈的又残酷的争夺战，双方几进几出。每次兵火，都给武汉带来惨不忍睹的破坏。昔日万商辐辏、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早已荡然，只有江水依旧，不舍昼夜，呜咽东流。

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十九（10月19日），汉阳洲头咀的报国庵中，传出一阵响亮的啼哭声，一个男孩降生了。当接生婆告诉匆匆自前线赶回的孩子的父亲黎朝相“喜得贵子”时，这位年届30尚无子嗣的清军下级军官喜不自禁，邻里闻讯也纷纷致贺，都说这个男孩不仅眉际间有个象征富贵的痣，而且又与观音娘娘同一天生日，将来必定是个大人物，贵不可言。这些话，黎朝相并不当真，他认为，以自己的家境，还是不要想入非非为好。他为儿子取名“秉经”，希望儿子的成长不逾常规即是福分。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883年儿子考入天津水师学堂，此后儿子改名元洪，字宋卿。

黎家并不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虽然后来黎氏家族自称是周代黎侯丰舒之后，但可考的只是明代以后的世系。据民国三年纂修的《黎氏族谱》记载，约在明代洪武年间，有黎氏兄弟二人居住在江西豫章（今南昌）的碎瓦墩。长为黎旭，次为黎旦。黎旦有五子，长子黎舜臣和三子黎舜元后来随其伯父黎旭迁到湖北黄陂。几经辗转，黎舜臣最后定居在黄陂新城乡的黎家河（现属大悟县）。这里地处五老山余脉的南麓，山清水秀，风景毓美。

由黎舜臣传到黎元洪的曾祖黎世义已历九代，黎氏人口也大为增加，分布于黄陂、孝感、商城、罗山、安邑等地。黎世义生有二子，长子黎国荣，次子黎国彦。国荣也有二子，长子即是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

黎氏耕读传家，在清初时家产颇为丰厚，但到了黎朝相时，家

道已经中衰，田产所余无多。黎朝相除经营田产外，还课业授徒，换些束修以补家用。1851年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次年底，太平军进入湖北境内，1853年初攻入武昌，鄂东各属县也受波及。此后，湖北又成为太平军西征的主战场。战乱中，黎氏家族也难逃冲击，“田庐荡然”。黎朝相投身清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战功而擢为游击之职，家小也迁到了汉阳。1864年南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失败。清军中因军功而得官秩者累累，清政府无法安置，只好给一笔“退休”费后遣散。黎朝相因之退役回到汉阳。他用退休金盖了一所房子，以一半自居，另一半出租，作为生计的一项来源，不料第一个房客搬入后不久，便因涉嫌反叛而锒铛入狱，黎朝相也因“窝藏”而遭拘禁。虽然不久即被释放，房子却被官府没收，一家人的吃饭顿成问题。无可奈何之中，黎朝相又重操旧业，经人介绍，到直隶（今河北）北塘，投入练军，再次吃起了军粮。

可以想见，这样的家境带给黎元洪的只能是艰辛。黎朝相走后，黎家寄居在亲戚家的一栋屋子里，靠祖父黎国荣小本经营杂货惨淡度日。不久祖父去世，家庭生活几乎濒于绝境。黎元洪曾与姐姐元平一起讨过米，在饥饿难捱时，他偷偷地溜进别人的菜地里拔萝卜用来充饥，因怕园主发现，他把萝卜拔出后，将叶子拧下来，用土虚掩上，好像萝卜没人动过一样。困苦的生活，逼得姐姐元平在13岁时就当童养媳，黎元洪也在8岁时被送到黄陂老家的田家河村，为一户亲戚放牛。这项工作对于尚在稚气之中的黎元洪来说过分的沉重，他有时因贪玩忘了看牛，结果牛跑到了别人的地里，毁损了庄稼；也有时他跑累了，就把牛拴在树上，自己躺在草地上酣睡起来，不管牛饱还是牛饥。亲戚对他无可奈何，只好在年底把他送回汉阳。直到父亲黎朝相以饷银接济

家用后，生活才有了转机，不仅不必为冻馁担心，还可以入塾读书了。大约在 10 岁左右，黎元洪开始入塾启蒙。

1877 年，黎元洪不幸染疾，病势较重，黎朝相闻讯赶回汉阳。这时他已升为把总，俸银增加，待黎元洪病愈后，便决定将家小迁到北塘。行前黎朝相又为黎元洪订下了亲事，女方也是汉阳人，名吴敬君，小黎元洪 6 岁。由于女方家境也较寒微，而且此去关山万里，来往不便，黎朝相便与女方家长商量，携吴敬君同往北塘。

这次举家北迁，对黎元洪来说是一次大开眼界的旅途，当时还没有任何近代化的交通工具，从汉阳到天津北塘走了约 40 天。一路或坐旧式轿车，或坐人力推的单轮车，间或骑马、乘渡船。早起上路，夕阳西下才投宿客店。虽然风尘仆仆，劳累不堪，但一路所见使从未远行过的黎元洪倍感新鲜。天地的宽阔、山川的雄伟、田野的清翠、村庄的恬静、都市的繁华，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陶冶和教育。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这次旅程仍不能忘怀。

这一年黎元洪 14 岁。

北塘在天津东、塘沽北，属宁河县管辖，距大沽海口仅 30 里。它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被全国知名。

1859 年，英、法公使拒绝清政府要他们从北塘登陆去北京换约的要求，指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后又攻占天津、北京，迫使清政府再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这使得北塘一时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但风雨过后，北塘复归沉寂、荒凉的本来面目。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重复着世代相传、单调而又古老的生计。只是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所在的仁字营驻扎在这里，使得这个小镇略显出些许生气。

来到北塘后，黎元洪入塾师李雨霖帐下，继续学业。他学习奋勉，常常苦读至深夜。当时煤油已经传入中国，但只有大户人家才有钱用煤油照明，寻常百姓们仍然用蜡烛或菜籽油点灯照明，摇曳暗淡的灯光，常令伏案苦读的黎元洪感到眼睛酸楚胀痛，但他仍诵书不辍。

这一时期，古老的中国也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以声光电为主要内容的西学渐渐弥漫开来。天津是通商口岸，得风气之先。洋务派的首领人物曾国藩、李鸿章曾先后驻节天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成了北方洋务活动的中心城市，设有天津机器局、天津电报局、水师学堂、电报学堂等新式企业和新式学校。连黎朝相所在的练军也抛弃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改用洋枪洋炮，并聘请了洋人按西法操练。

耳濡目染，黎元洪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

一日，读书之余，他信步来到父亲队伍的操练场，正值兵卒操练。在指挥官号令下，士兵排列战阵、变换队形，步伐矫健、动作划一，加之齐整的军装与崭新的西式枪炮，虎虎有威。演练中，士兵冲锋腾越、搏杀射击，都煞有章法，黎元洪渐渐地看入了神。担任指挥的队官身材魁梧、表情威武，口令一出，三军景从，更令黎元洪钦羨不已。突然，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个新鲜而又大胆的想法：“大丈夫建功立业，何必株守科举仕进一途？弃文修武，学习新式军事，为国捐躯，效命疆场，同样可以挣得利禄功名，比时文八股更有补于世。”

他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一次，父亲在公余之暇为他讲解《左传》中“晋楚邲战”一节，黎元洪听后颇有感慨，他说：“武德之义既深且大，经邦济国，理政安民，抚远馭外，无不与武德相关。武德昌明，天下安宁，武德大行，天下太平。”他把萦绕自

己头脑多日的“弃文修武”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支持。

1883 年，20 岁的黎元洪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了北洋天津水师学堂，尽管考试较难，他还是一举中鹄。录取后，被分派学习管轮，从此，黎元洪走上了从军之路，开始了他大半生的戎马生涯。

天津水师学堂是李鸿章于 1880 年奏请设立、1881 年正式落成的新式海军学校，校址在天津城东，与天津机器局为邻，内分管轮与驾驶两个专业，学制五年。学生入学后，先在堂学习四年，然后上船实习一年。课程有英语、地舆图书、数学、驾驶、测量、气象、物理、化学、力学等，要求严格，规定第一年秋试不及格者即行剔除，第二年秋试不及格者仅可补考一次，如再不及格，也须剔除。在船实习时，要求对大炮、洋枪等武器的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轮机管理等有关航海的知识与技能都要通晓，方可毕业。黎元洪天资虽不聪颖，但刻苦好学，勤勉努力，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轮机驾驶与引擎修理更是他的拿手活。他为人厚重朴实，肯于吃苦，实习中的苦累差役，他也干得最多，有长者风度，同学多以兄长视之。一天，一群学生犯了过错，牵涉到黎元洪，当上司追究时，他挺身而出，承担了全部责任。事后他说：“大丈夫有任天下事的气度，这区区小事，不足以避匿。”这使他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也为水师学堂中的师长严复、萨镇冰等人所赏识。

在迁来北塘的数年里，黎元洪的家中连遭变故。1878 年母亲陈氏在生下胞弟元泽后不久病逝，黎元洪哀痛辍读约一年之久，其间照养幼弟，操持家务，待父亲续娶崔氏后家事才稍有安宁。1884 年初黎元洪与吴敬君完婚后不久，父亲黎朝相突发急病而亡故，时值新学期刚刚开学不及 20 日，黎元洪匆匆由学校赶回时，父亲已撒手人寰。家人告诉黎元洪，父亲遗言嘱咐他求学上进，处世唯

谨，学成为国为民效力，对幼弟务须友爱，对继母要克尽孝道。黎元洪一一谨记在心。

父亲的死使黎家马上陷入困境之中。本来家中就没有多少积蓄，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已经债台高筑。更严重的是父亲的去世使家中断绝了一项支撑全家生活的经济来源——父亲的俸银。这样，生计这副沉重的担子不得不落在黎元洪的肩头，而他的收入，不过是每月学校发给的 4 两贍银。黎元洪节衣缩食，每逢假日回家探视，近百里的路程他都是徒步而行，为的是省下一元钱的雇车费用，月末落时起程，到家时月又中天。黎元洪的妻子吴敬君也颇能勤俭持家，常以女工针指来补贴家用，夫妇间困难相依，相濡以沫，感情甚笃。

艰辛困难给人带来不幸和痛苦，但也往往能催人奋发向上。黎元洪少年到青年这段崎岖的人生之旅，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短暂的海军生涯

1888 年，清政府建成北洋海军，也是在这一年，黎元洪成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甲午海战爆发，黎元洪参加了黄海海战，其上司畏敌下令逃离战场。他跳海逃生。黎元洪的海军生涯始于北洋海军成军，而终于北洋海军覆灭，也许他命定不应是海军。

1888 年春，黎元洪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被赏以六品顶戴，以把总候补，尽先拨补。经一段舰上实习后，被派往北洋海军“来远”号上差遣。1890 年黎元洪奉调广东水师，任“广甲”号三管轮，负责轮机的发动、保养、维修和有关的燃料储备工作。广东水师又称粤洋水师，是清政府计划建立的三支近代海军舰队之一，但由于经费及主持人等种种原因，广东水师始终未达到成军规模，实力远逊于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海军。

创建近代海军，本是清政府为御外而进行的一项新政。为此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购买舰只弹药，聘请外国教官，一切均以西方海军为蓝本，因此初时颇具规模，是当时远东最有实力的海军。但由于内政不修，清海军中的弊端也非常严重。清政府的三支近代海军中，以北洋海军为最强，但是自 1888 年建成后，就未曾更新和添置战舰及军火。大批的海军经费被用来修颐和园。

官兵的训练也松松垮垮，纪律松懈，成规废弛，官员争挈眷属陆居，士兵则去船以嬉、冶游聚赌，种种不端，不一而足。黎元洪所在的广东水师也不例外，“迎送官员，拖船载勇，可以为常。无从训练，战备阙如。”但黎元洪却能洁身自好，对博奕之类的事情从不参与。军务之余，他以读书为唯一消遣。由于黎元洪忠于职守，技术擅长，待人朴厚，颇得上下好评。

1891年5月，清政府依例对海军进行校阅。校阅以北洋海军为主体，其它水师配合。“广甲”号也参加了这次校阅。这次活动从5月23日开始，由直隶总督兼北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指挥，历时18天。数十艘舰只从大沽出发，周行约3000余里，乘风破浪，或做队形变换，或做施炮演习，倒也有番气势。因此李鸿章、张曜在向朝廷奏报时不无自负地表示：“综阅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校阅后，李、张二人上折奏请对有功人员奖叙，黎元洪也在奏保之中，旨准以千总尽先补用。1892年又晋为二管轮，并由两广总督李瀚章保奏赏戴五品顶戴。

1894年5月，清政府进行第二次海军校阅。这次校阅除北洋海军全数参加外，还有南洋水师六舰和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黎元洪再次随舰前往。这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僵持不久，双方的军队在朝鲜已成对峙之势，战争如箭在弦上，援手即发，因此，参加校阅后，“广甲”等舰被命令暂不南返，与北洋海军一起，为运送清军赴朝护航。

7月25日，日军在朝鲜牙山向清政府的援朝军队突然发动进攻，同时又在丰岛海面偷袭了中国运送援朝清军的商船“高升”号，甲午战争正式爆发，9月12日，以北洋海军为主，包括“广甲”号在内的12艘军舰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指挥下由威海卫军港

出发，护送淮军刘盛休部从鸭绿江口登岸，支援在朝清军。16日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海面，“定远”号等大舰泊于口外，仅由“广甲”“广丙”等小型战舰及几艘蚊炮船、鱼雷艇护送五艘运兵船入口。16日夜，渡兵已全部登岸。17日上午11时许，日本联合舰队前来进袭，全舰队起锚迎战，悲壮激烈的黄海大战打响。

黎元洪所在的“广甲”号与北洋海军的“济远”号同编在第四队。中日舰队交火后，中国海军的多数舰只同仇敌忾，与敌舰殊死搏斗，但是第四队的两名指挥官——“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和“广甲”号的管带吴敬荣却贪生怕死、怯懦畏敌。战斗打响后不久，方伯谦见“致远”号被击沉，吓破了胆，竟然下令用重锤击伤大炮，然后打出旗语，谎称“济远”号已经受伤，随即逃驶作战水域。由于慌不择路，竟将北洋海军的一艘轻型舰“扬威”号撞沉，最后逃到旅顺港内，避匿不出。“广甲”号一看“济远”逃走，管带吴敬荣也下令紧随出逃。“广甲”号逃生心切，只防后有敌舰追赶，顾不上航道是否正确，结果在开行中，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23日，被日舰“浪速”号和“秋津洲”号发现。吴敬荣害怕被俘，下令毁船，然后乘小艇逃走。黎元洪等十余名官兵见管带已先逃去，也抢乘一艘小艇逃生，但驶出不远，见敌舰驶近，又慌忙跳入海中。黎元洪不会泅水，多亏穿了一件救生衣，才没有葬身鱼腹。与他一同跳水者只有四人生还。在三个多小时的搏击风浪和随流漂泊后，黎元洪被海浪推到岸边，他挣扎着爬上岸，遇见一位老者，这位老者将他领回家中，让他换下湿淋淋的衣服，又休息了一夜。次日他即上路去旅顺。沿途饥渴不堪，他就从路边的田地中扒出几块生蕃薯充饥。

一天半后，他才踉踉跄跄地走到旅顺。他企图再回海军中任职，但无人理会。他又赴天津等候，不料这时清廷正追究“济

远”、“广甲”两舰临阵逃脱的责任，方伯谦被处死，吴敬荣被革职留营效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黎元洪也因此被监禁数月。

获释后，黎元洪又去上海，等候重新起用的消息，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令他越来越失望。经黄海海战与威海卫海战，清政府的海军主力已全军覆没，空前的惨败使全国陷入惊愕与慌乱之中，没人想到这个只有五品的千总、二管轮。在彷徨无定时，黎元洪意外地碰到了一位水师学堂的同学。这位同学为他指点迷津说：“中东一役，丧师辱国，责任在朝中的官僚，你我之辈何咎之有？现在水师已全军溃灭，不会有人想到我等。为今之计，只能各扫门前雪，自己顾自己了。呆呆地等在这里绝无益处。”一番话说得黎元洪茅塞顿开，他决计自己寻找出路。恰好这时传来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招聘水师人才的消息，黎元洪毅然决定去南京，投奔张之洞。

黎元洪仍希望以他的海军知识与技能在水师中谋得职务，却不料此去舍水登陆，成了一名陆军将领。

三、湖北军界的佼佼者

黎元洪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在湖北军界崭露头角，宦途一帆风顺。谨厚开明使他声誉鹊起，为日后的发迹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败、马关签约，举国骚然。

如果说，对甲午之前清政府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朝廷士大

夫可以归之于西方“蛮夷”的坚船利炮，用“无父无君”、“犬羊之性”的诅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减轻失败的屈辱感的话，那么这次甲午之败，这些手段都不灵验了。

因为打败中国的，竟然是从政制到文字、从穿衣到吃饭无不受中国影响、自古以来便承受着中华文化惠泽的蕞尔岛国日本！而且，这个日本在 30 年前，同中国一样，落后挨打。

朝野上下，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创深痛巨，第一次有了痛切的羞耻感。

也正是因此，人们感到，祖宗的成法应该变一变了。日本变法而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于是，甲午后的一段时间里，要求变通成法、力除积弊、锐意革新的奏折连篇累牍，林林总总。其中，尤以要求仿照西法编练新式军队，以为御侮之资的内容居多。于是，清政府开始较大规模地编练新军。

当时进行这项活动较有成效的，一是北方袁世凯主持的天津小站练军；一是南方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自强军仿德国军制，完全采用新式武器装备，聘请德国军人任教官并兼自强军的各级正职，从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中选拔副职。为延揽人才，张之洞在南京设立了延才馆，还准备招收水师人才，创建水师。黎元洪正是得知这一消息后才决定前往的。

1895 年春，黎元洪来到南京。经人举荐，张之洞特予接见。接见时，黎元洪稳重老成的举止仪态及缜密周详的见解给了张之洞一个很好的印象。张之洞称赞说：“黎宋卿这样的干练之才，我已是数年未得一遇了。”接见后，张之洞委派黎元洪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黎元洪精心筹划，工程进展顺利，年底即告竣工。黎元洪厚重寡言的性格和朴实能干的行事作风深得张之洞的欣赏，张之洞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送给黎元洪，以示器重。炮台

工程完竣后，张之洞又向朝廷推荐黎元洪“忠勇可靠、堪当重任”，并任命黎元洪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在商议要政时，也要听一听黎元洪的意见。

1896年春，张之洞交卸两江篆务，回湖广总督本任。这时的黎元洪已成为张之洞的心腹要人了。于是，黎元洪也随同前往，回到了他离别近二十年的故乡湖北。

张之洞回湖北后，继续编练新军。他把在南京建成的护军前营调到武昌，扩编为前后两营、工程兵一哨，也聘请德国教习，以天津、广东武备学堂的毕业学生任分教习，仿照西法训练。黎元洪由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加之筹练新军尽心尽力，官运亨通，先任护军马队营帮带，继而任马队营管带，后又任护军前锋四营的督带，品衔职级也扶摇直上，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都司，复晋为副将。

1898、1899、1901年，他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日本的陆军、骑兵建设及兵工生产。第一次赴日考察军事教育时，他在东京、大坂等地的公园中看到里面陈列着不少日本军队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掠夺的“战利品”，深感耻辱和悲愤，于是便联络当地的一些华侨，要求清政府驻日官员向日本当局交涉，撤除这些展品，遭到日本当局的拒绝。这使他更加痛感弱国无外交，非强兵无以强国，考察也更为专心致志，不辞辛劳。第二次考察时，他被编入日本的禁卫骑兵联队训练，他的住所与训练场地相距很远，但他每天必去训练场，风雨不误。

经过三次考察，黎元洪不仅在军事知识与技能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与眼界也大为开阔。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厉行西法，整军练武，由落后的岛国一跃为东亚的强国，有许多方面值得中国效法。因此考察回国后，黎元洪向张之洞多方建议，改

革军制，扩练新军，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以期造就新式军事人材。清末湖北派出留学人员之多，为各省之冠，黎元洪的建议起了重要的作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在北方的精锐军事力量除袁世凯主持的新军外，几乎全部溃散，而湖北、江苏等地的新军却因为张之洞及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参加“东南互保”而毫无损伤。《辛丑条约》签订后，鉴于国难日重、民生日蹙，清政府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开始施行新政。编练新军仍然是其中的重头戏。1903年，清政府改革兵制，裁汰绿营，设立练兵处。按清政府的计划，全国要编练新军三十六镇（一镇相当于一师），其中湖北额定两镇。1904年，张之洞向朝廷奏明湖北两镇的编制：每镇步兵两协，炮兵三营，骑兵两营，工程、辎重各一营。每镇暂缺步兵一协，留待日后扩充。任命总兵张彪为第八镇统制兼摄协统，黎元洪为第二镇协统兼护镇统，1906年，依照练兵处的新制，湖北原有的第一镇改为第八镇，足额足兵，仍由张彪任统制，原有的第二镇改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由黎元洪任协统。除了这一职务外，黎元洪还身兼多职，兵工、钢药厂提调、湖北棉麻四局会办、讲武堂会办等，同时还兼辖湖北水师。

黎元洪虽是湖北人，但他出身寒微，并没有得力的社会关系和现成的靠山可利用，官海沉浮，全凭他自己如何操舵，因此，在官场上黎元洪处事总是谨慎小心，肯于忍辱负重，以维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张之洞称黎元洪的这一特点为“宽裕能容”。

湖北官场中，经常与黎元洪过不去的是第八镇统制张彪。

张彪是武举出身，山西榆次人。1882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一次去文武庙拈香，归途行至太原鼓楼门洞时，突然有七个人强行拦轿告状，由于这伙人气势汹汹，张的护卫与轿班都吓得躲避

一旁，把座轿连同轿中的张之洞丢在了门洞中，恰好这时张彪赶来，为张之洞解了围，于是张彪深为张之洞所赏识，委以武巡捕之职。此后一直追随张之洞，被张之洞视为心腹。张之洞还亲自作媒，将自己的一名婢女嫁给张彪为妻，因而张彪又有“丫姑爷”的称号，官职也一路升迁，做到镇统制、提督之职，成为湖北官场的重要人物。张之洞督鄂时，端方任湖北巡抚，有人撰联一副，将张、端二姓嵌入联中：

“端拱无为，政事皆推袁世伯”；

张惶失措，兵权全付丫姑爷。

可见张彪在湖北军界中的地位。由于张彪是旧军人，素质、能力均不如黎元洪，因而对黎元洪暗怀嫉妒，担心黎元洪会取代他的位置，所以经常与黎元洪作梗，给黎元洪一点颜色，甚至是当众羞辱，对此，黎元洪总是不动声色，甚至是逆来顺受，以免激化矛盾，同时又巧施权术，不仅使张彪无可奈何，有时还会对黎元洪有所愧疚与感激。

一次，张之洞召集新军将领会议，黎元洪因病迟到，张彪却向张之洞禀告，说有人在汉口见黎元洪醉卧某妓院，可能到不了会。当黎元洪姗姗来迟时，张之洞严词申斥。黎元洪据实说明情由，张彪下不来台，便衔恨在心。后来张彪与黎元洪同时参加一同事的寿宴。席间张彪借酒发疯，灌夫骂座，攻击黎元洪。黎元洪不与计较，反而亲自将烂醉的张彪送回寓宅。张彪酒醒后，自知理亏，遂向黎元洪表示歉意。在清政府统一军制、将湖北的护军第一、二镇改为第八镇时，张之洞曾打算让黎元洪任统制，但终因张彪的“丫姑爷”身份而改变初衷，仍任命了张彪，不过却要黎元洪协助张彪进行整编与训练。对此黎元洪不露一丝不满，苦心经营，两个月后队伍规模组成。张之洞校阅后非常满意，延见

黎元洪，慰劳有加。黎元洪却称谢说：“这全是制台大人督率有方、张统制布置得力，元洪不敢居功。”这时张彪也在场，他见黎元洪不以张之洞的褒扬挟功自重，反而把功绩加诸己身，很是高兴，对黎元洪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1907 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任军机大臣，所遗鄂督一职由盛京将军赵尔巽出任。赵到任后，不满张彪，准备以黎元洪取而代之。黎元洪知道如此定会惹出无限风波，坚拒不允。他以张之洞对他有知遇之恩为由，称不愿在张之洞刚刚离鄂就挤掉张的宠信之人，劝赵尔巽任用张彪。暗中他又告诉张彪，迅速筹应对之策。张彪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对黎元洪致谢不迭，急忙让其妻入京见张之洞，为其说情。数日后，张之洞致函赵尔巽，劝赵不宜更动统制之职。此番风波过后，张彪不得不感激黎元洪的关照。

黎元洪以谨厚的性格、容人的气度，在波诡云谲的官场中站定了脚跟。自他到湖北后，总督三易，巡抚两更，其间不乏对他中伤攻排之人，但他都一一化解。

在湖北军界中，以军事素质而论，黎元洪是佼佼者。“知兵”的盛名也是他宦途一帆风顺的重要原因。1899 年 4 月，湖北刚刚仿练洋操，法国军官罗勃尔利到鄂参观，张彪设宴款待，黎元洪作陪。席间罗勃尔利提出一系列军事问题，张彪瞠目结舌，嚅嚅不能对，而黎元洪一一代答。罗勃尔利向张之洞辞行时，盛赞黎元洪是“知兵之将”。1907 年，湖北从日本订购的“楚泰”号兵轮开抵武昌江面，这时张之洞尚未入京，他在黎元洪等人的陪同下登舰验视，并命令各舰开行，操演舰上火力。开始诸事顺利，但到施放船上枪炮时，每一演放，船身便骤然后退一下，同时又左右摇摆，偏偏这时天色也突然变化，暴风挟急雨，倾盆而下，江上波浪翻腾，雨雾迷濛，舰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船上官员大

惊失色。这时黎元洪来到驾驶台，从管轮手中接过舵轮，左闪右避，终于将舰驶到避风之处停泊。这次无意中的演示，显出了黎元洪的技能，事后张之洞感叹不止，几次向人提及黎元洪为不可多得之才，有作战经验。

以职务论，黎元洪低于张彪，但新军的编练操演整训等事务，几乎都是由黎元洪筹划制定，然后交张彪去实施。张之洞对军事上的事情也多征询黎元洪的意见。黎元洪所以能应付裕加，除了得力于他在水师学堂学习时打下的扎实功底外，还在于他平时的刻苦学习。平时一有闲暇，黎元洪必定手执书卷，湖北新军督练处印刻的有关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几乎全都借阅过，遇有疑难，就向人求教，并不计较对方职位的高低。

清政府组织的两次秋操，为黎元洪展示才干提供了机会。

继 1905 年北洋河涧秋操后，清政府决定于 1906 年 10 月在河南彰德举行第二次秋操。参加演习的清军分组为“南军”与“北军”，相互对垒。“北军”由驻北苑和驻山东的北洋军中抽调，组成一混成镇，再加由满洲旗人的北洋第一镇中抽调一混成协组成，由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任总统官，张怀芝为统制，曹锟为统领。“南军”由湖北新军中抽调一镇，河南拨一混成协组成，张彪任总统官，黎元洪为统制，王汝贤为统领。张彪自知不能胜任，举荐黎元洪代他指挥。10 月 22 日，两军操演冲锋战法，23 日，操演遭遇战法，24 日，操演攻守战法。演习中，黎元洪指挥得体，各种作战命令均能在 5 分钟内下达，获得好评。“南军”的射击技术获最优奖励。秋操后，任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向清廷奏报说：“至就四省军队分析衡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